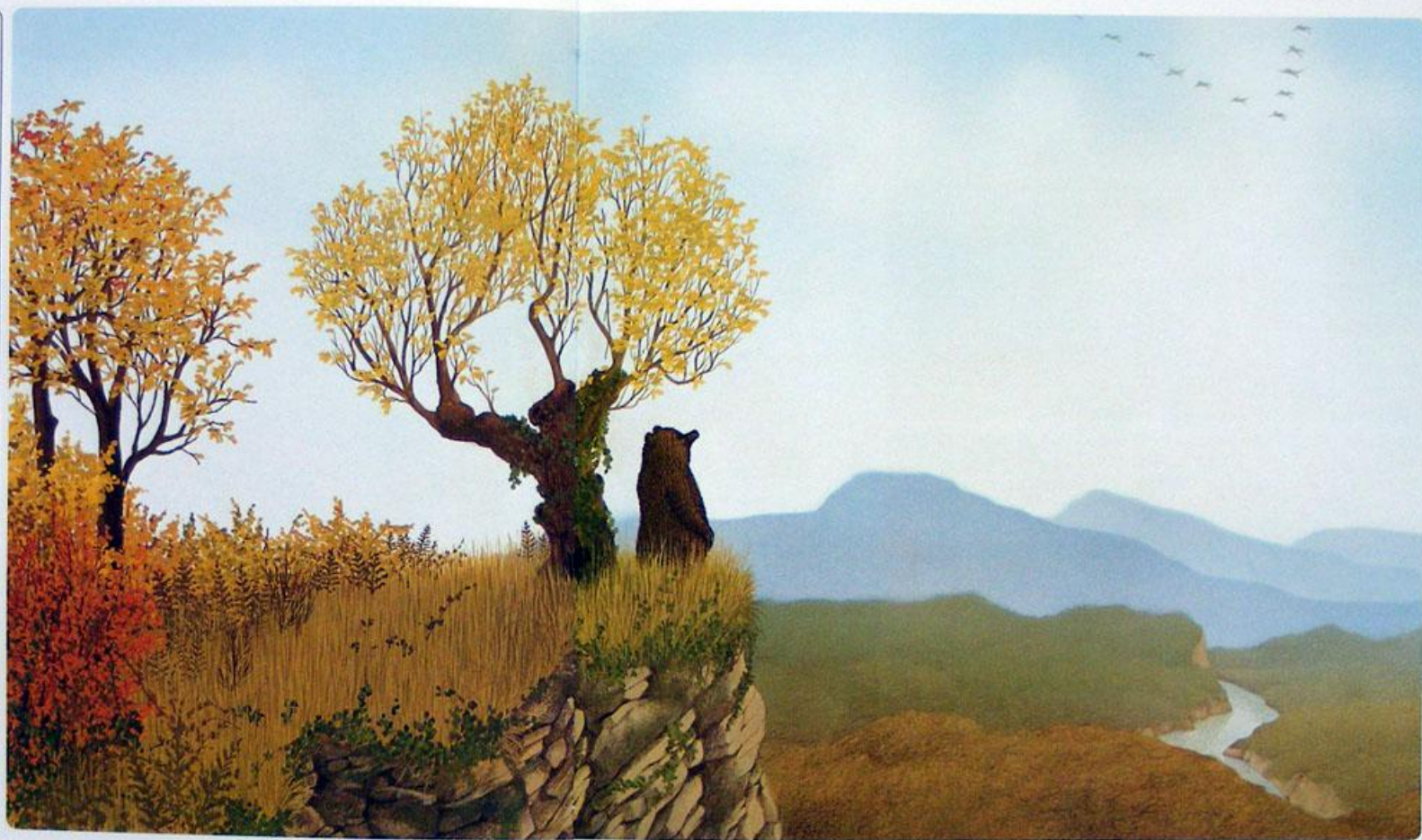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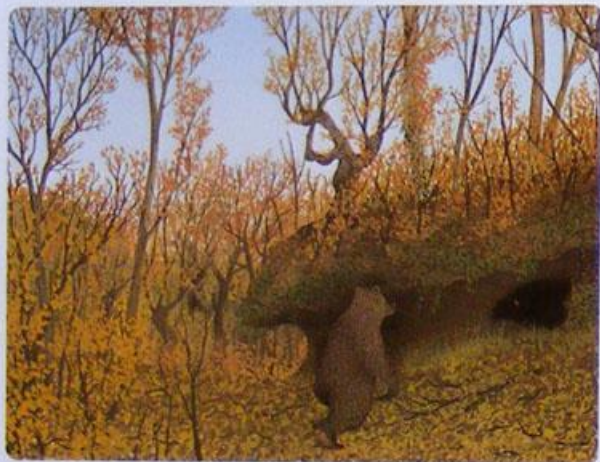
森林大熊

〔瑞士〕约克·史坦纳 文 约克·米勒 图 孔杰 译



树木开始凋零，大雁纷纷
结伴向南飞去。大熊觉得身上
凉飕飕的，又累又困。





快要下雪了！大熊一边想，一边踩着瑟瑟作响的落叶，朝他最喜爱的洞穴走去。



他舒舒服服地躺下，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。没错，熊是需要冬眠的。洞穴外，风呼啸着穿过森林，开始下雨了。

一天早上，树上积满了厚厚的白雪。冬天真的来了！但这一切，熟睡中的大熊一点儿也不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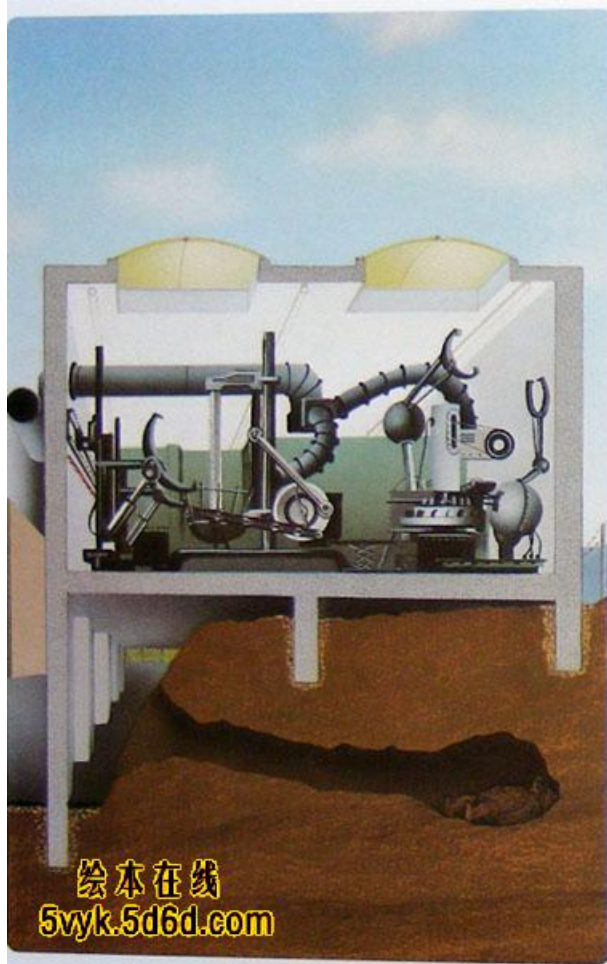


忽然有一天，人类来到了森林里。他们带着图纸和工具，把周围的树全部砍掉。一棵又一棵，一棵又一棵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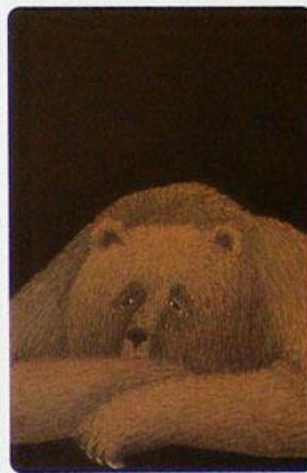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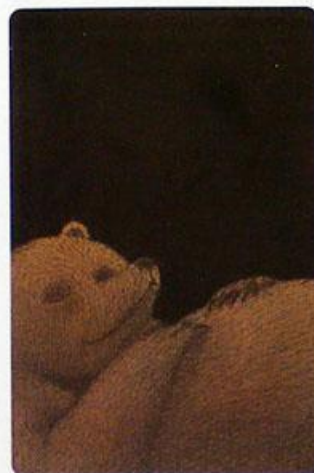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卡车载着一群大汉开进这片荒野，他们借助起重机等各种机器，在森林中间建了一座工厂。

可是地面冻得比石头还硬，挖土机也没法深挖下去。



春天来了。在深深的洞穴里沉睡了一冬的大熊终于醒了。
睡了那么久，想要起身还真不容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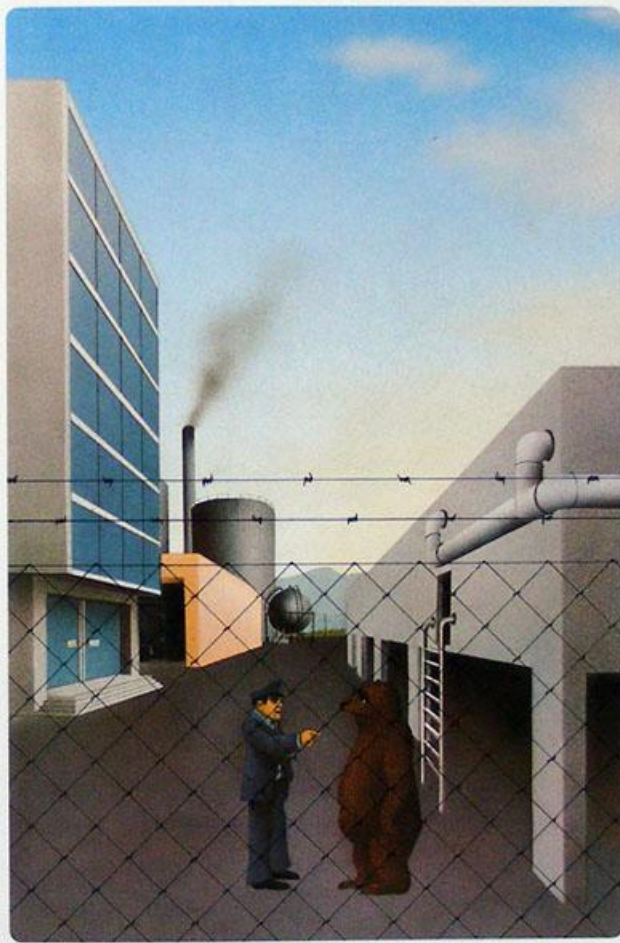


大熊连打了好几个哈欠，
缓缓地往洞口爬去。



强烈的光线刺得他睁不开
眼睛。“难道我还在做梦？”大
熊心里纳闷，揉了揉眼睛。

“天啊，怎么回事？”他终
于看清了——整座森林消失了。



大熊吃惊地打量着眼前的
工厂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正在这
时，工厂管理员跑了过来。

“喂，说你呢！快去干
活！”管理员嚷道。

大熊吓了一跳。“对不
起！”他说，“可我是一只熊
啊！”

“一只熊？”管理员吼了起
来，“别逗了！你只是一个肮脏
的大懒虫罢了！”

管理员气呼呼地押着大熊
去见人事主任。

“我是一只熊。”大熊礼貌地说，“这个您看出来了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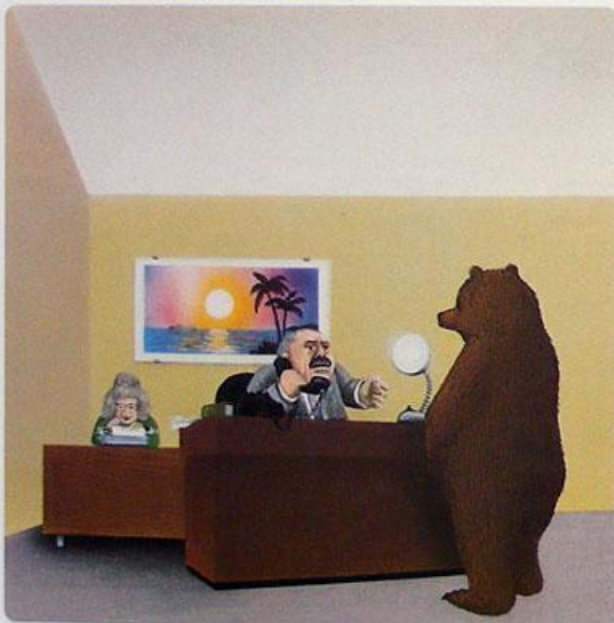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看到了什么，是我的事！”人事主任咆哮着，“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没看到什么熊，只见到一个肮脏的、不刮胡子的大懒虫！”说着，人事主任把大熊带到了副厂长那儿。

副厂长已经听说了大熊的事，他简直怒不可遏。

当大熊走进办公室时，副厂长正坐在办公桌旁和厂长通电话。

“我们这儿有个懒惰的工人太不像话了。”副厂长说，“他居然说自己是熊，一只不折不扣的熊！我知道，您的时间十分

宝贵，厂长先生！可是，这个不刮胡子的大懒虫，您必须亲自见见。”



厂长抽出一点儿时间，打量了大熊一下。他没有尖叫，也没有咆哮，只是从报纸后面抬

头看了一眼，说了句：“肮脏的“懒虫”。）

家伙！”（他用的词是“家伙”，为的是避免重复别人说过的

“带他去见董事长！董事长已经知道了，正等着见他呢。”



董事长是工厂里权力最大、赚钱最多的人，办公室当然也是最大的。可他却总是无事可做，无聊得很。董事长静静地听着大熊讲述自己的经历。他有大把时间，很开心有这种消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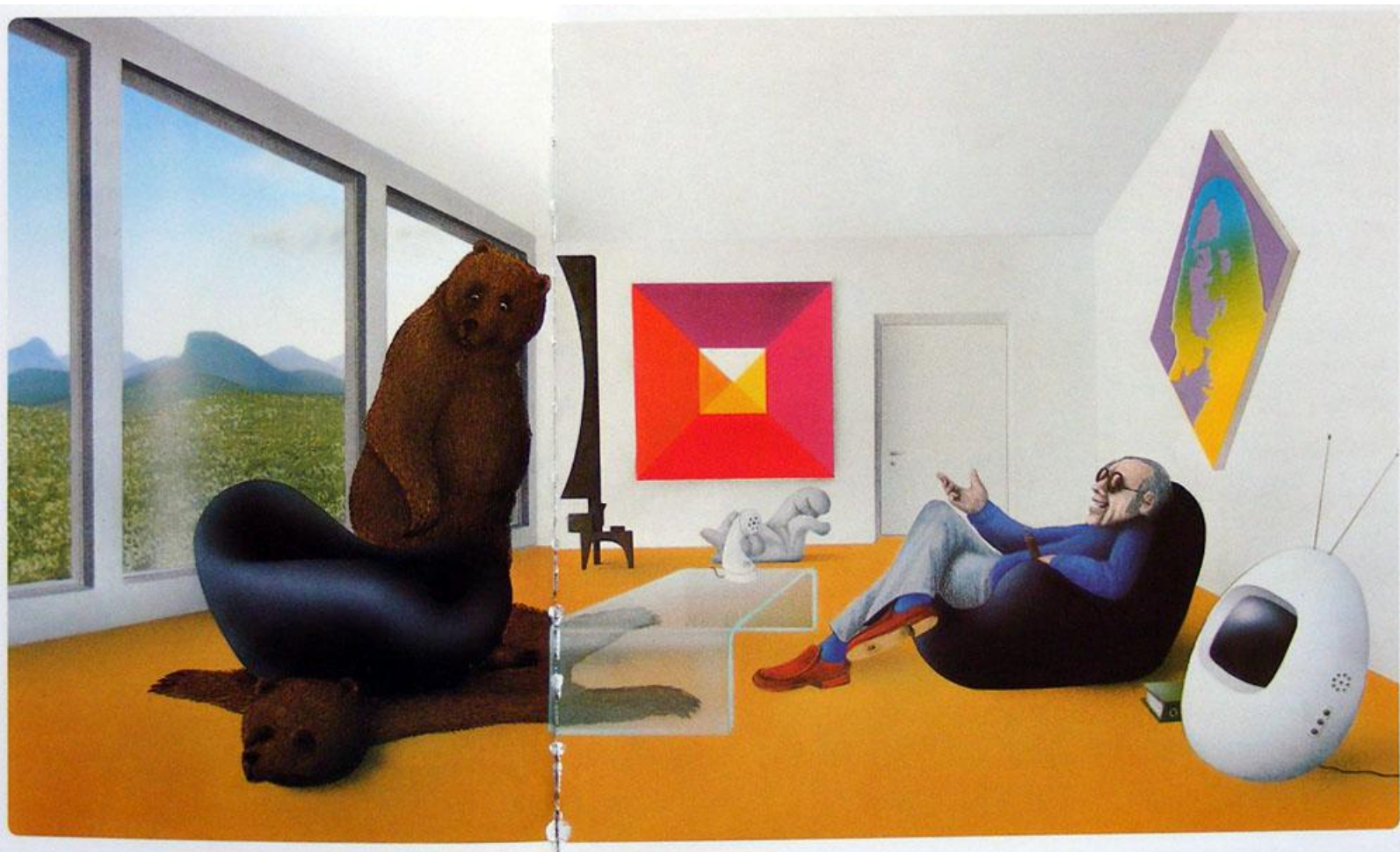
“哦！”董事长说，“这么说，原来您是一只熊啊？”

“天啊！”大熊舒了一口气，“终于有人肯听我讲话了！”

“这个嘛，我们还得再研究研究。如果您真的是熊，那就证明给我看。”董事长说道。

“证明？”大熊问。

“对！”董事长答道，“因为真正的熊，只有动物园和马戏团里才有。”



为了证明自己说得有道理，董事长带着大熊去了城里，那儿有一个动物园。车子开了很久，大熊坐得好难受。

可是，当动物园的熊看见大熊从车里出来时，全都使劲摇头。

“不可能，”他们说，“他才不是熊呢。真正的熊不会坐在车里，而是应该像我们一样，待在笼子里面。”

“也可能待在熊圈里！”一只年迈的黑熊说，它曾经在熊场的熊圈里生活过好多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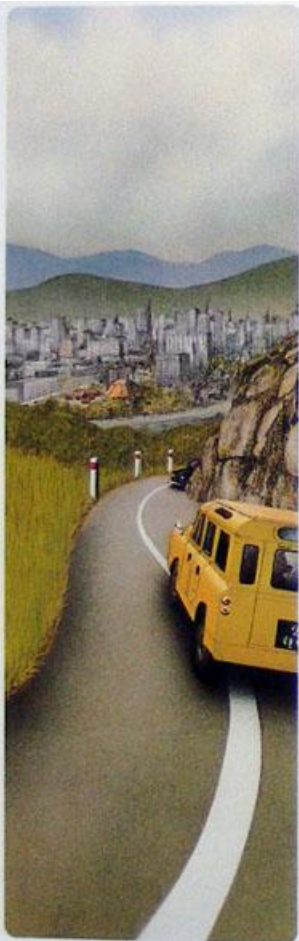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！”大熊怒吼着，“我是熊！一只真正的熊！”



“你可真是固执啊！”董事长笑着说。

“好吧。那我们就看看，到底谁说得对。附近的大城市里有个马戏团，我们去那儿吧。”

于是他们又上路了。大家都知道马戏团的熊特别聪明，他们会好多把戏，都是跟人学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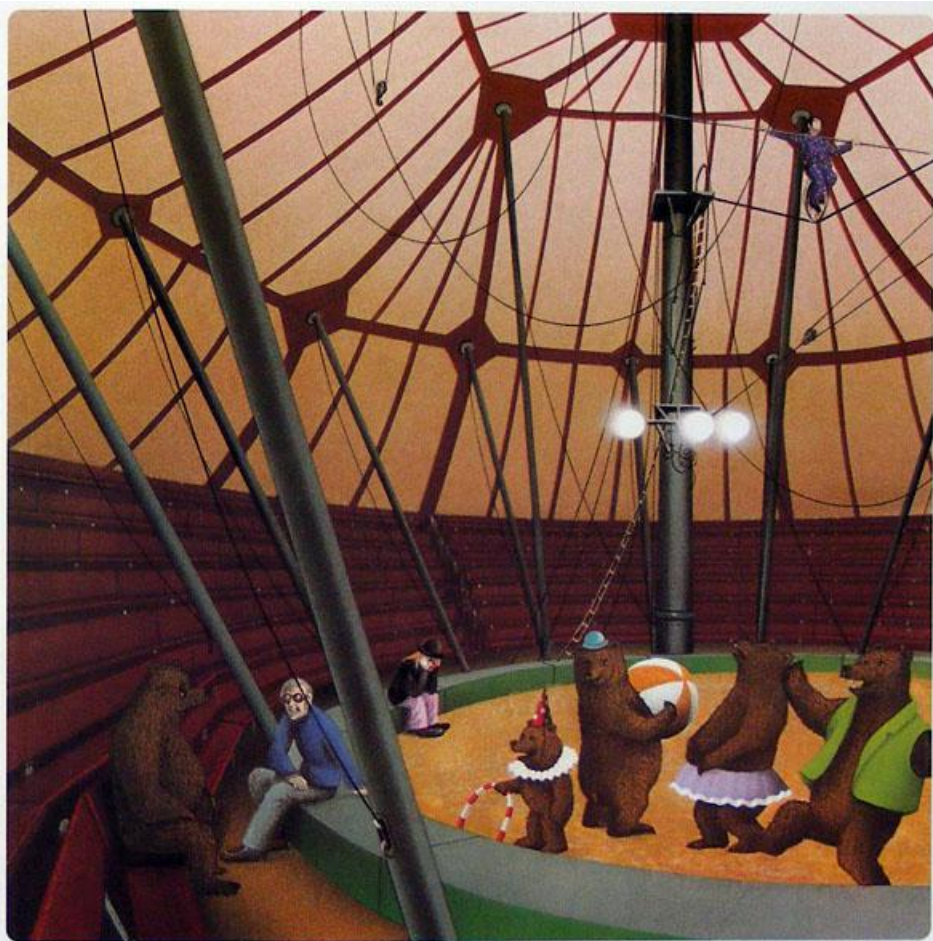
马戏团的熊盯着大熊看了好一阵子，才开口说道：

“他看着像熊，但不可能是真正的熊。真正的熊不会坐在观众席上，而是应该像我们一样，在台上表演。会跳舞吗，你？”

“不会！”大熊伤心地说。

“你们看嘛！”一只小熊叫了起来，“他连跳舞都不会！肯定是个穿着毛皮大衣不刮胡子的大懒虫！”

其他的熊听了都笑起来，董事长也笑了。大熊心里却充满了恐惧和无助。





“我心里很明白,”在回去的路上,大熊一直在想,“我 just 是一只熊,可为什么别人都不相信呢?”



大熊只好回到工厂里。有人给他拿来工作服,他就换上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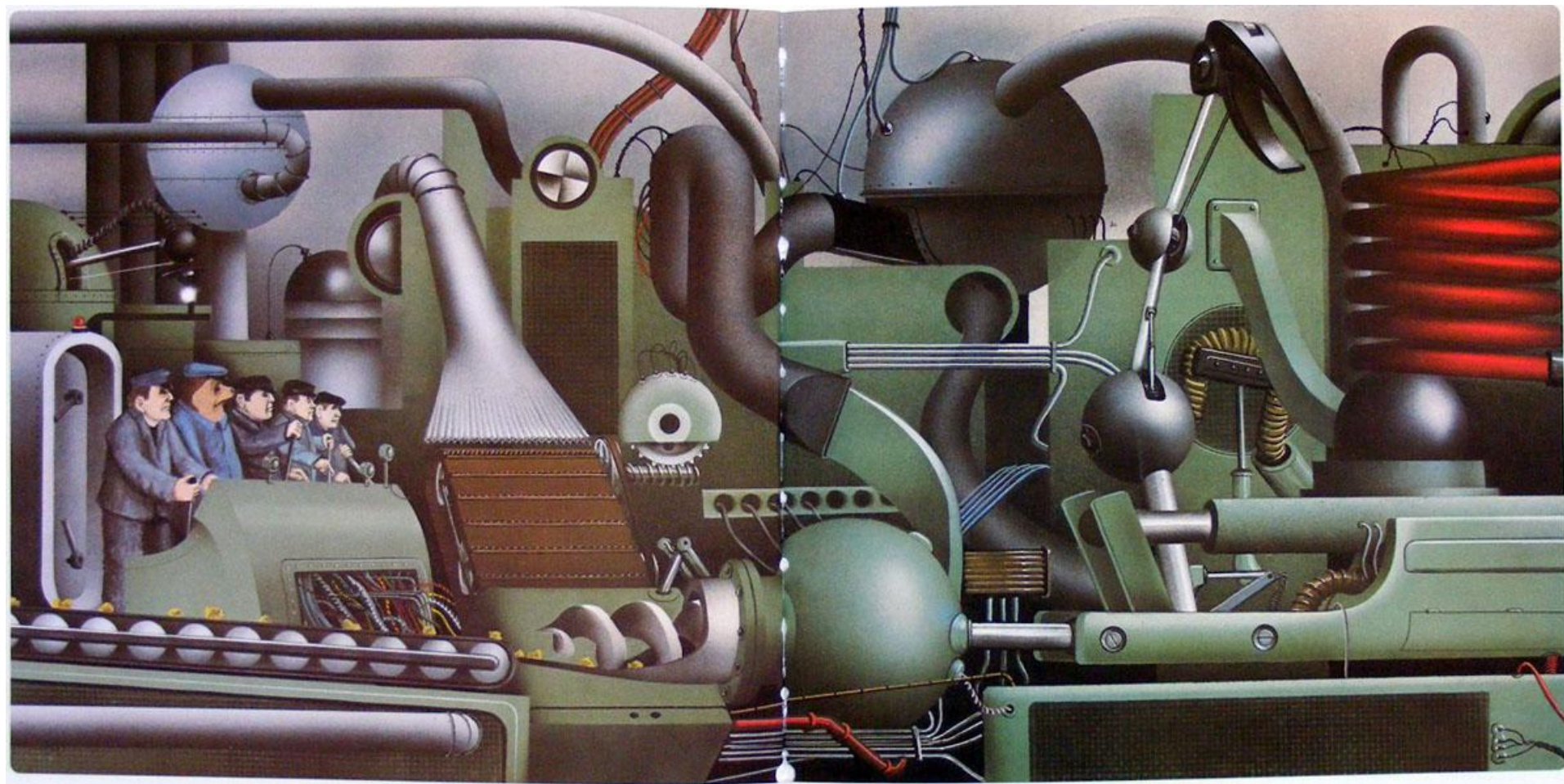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命令他刮胡子,他也照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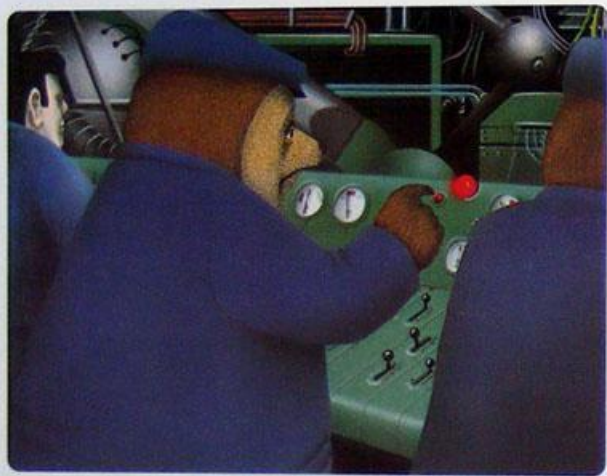


大熊像其他工人一样去打卡上班,然后在机器前面找了一个位置站下来。

管理员向大熊交代他该做的事情。尽管一句话也没听懂,大熊还是一个劲儿地点头。

他茫然地站在巨大的操作台前,而其他工人看上去似乎都很清楚该做什么。





大熊偷偷地扫视了一下四周，想看看其他人怎么干活。这时，工厂管理员又过来巡查了。大熊犹豫着，按下了面前的一个按钮，却什么动静都没有。

“喂，说你呢！”管理员冲着大熊嚷起来，“你不想干活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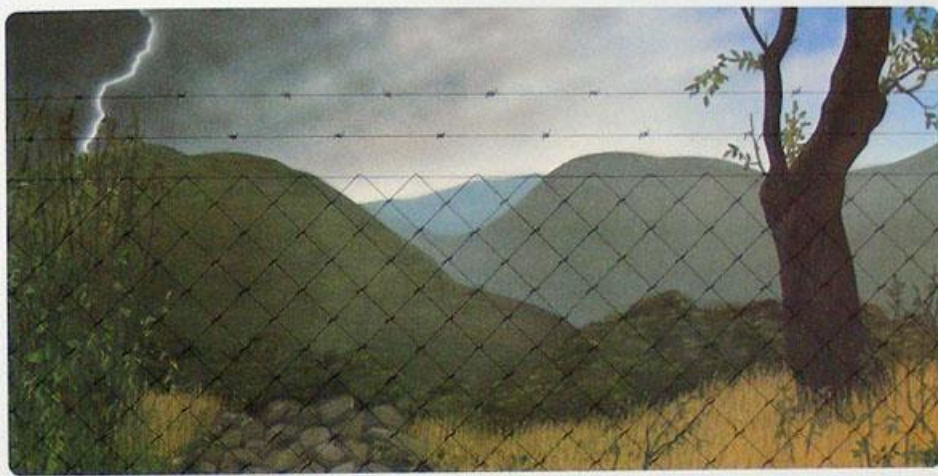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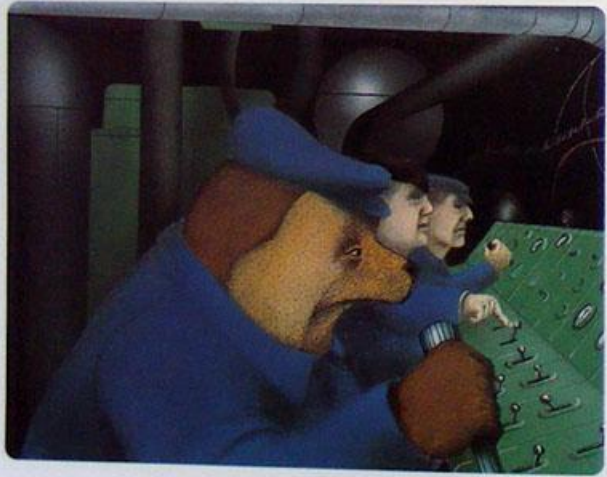
大熊又用力按了一下那个按钮，机器既没有轰鸣，也没有爆炸，只有一盏红灯亮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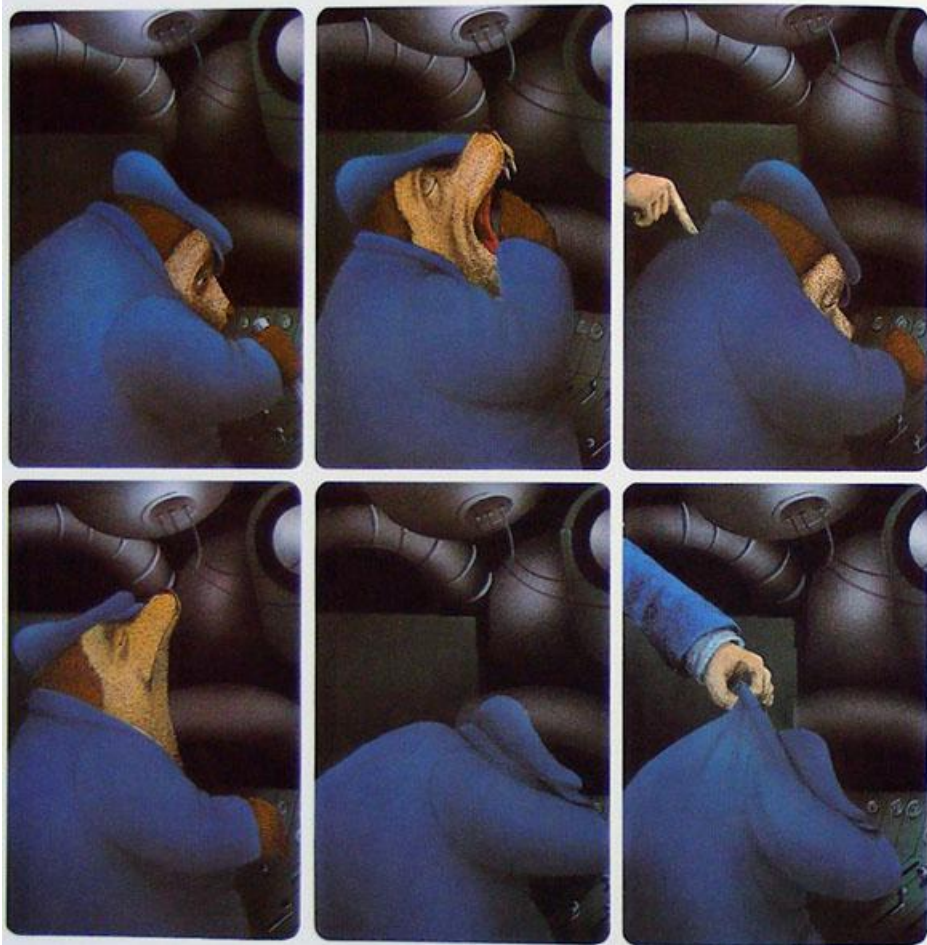
闪烁的红灯表示，机器开始工作了。

就这样，大熊成了这家工厂的一名工人，和其他工人一样，日复一日地站在机器前工作着。

四月里，铃兰花伴着春天的气息在铁丝网外怒放；夏日的高温让草儿变得干涩；八月亮如白昼的夜晚，让大熊久久不能入睡；随着雷雨季节的结束，秋天又来了。

一天午休的时候，大熊望着天边排成队列，逐渐远去的大雁若有所思。这时，管理员走过来对他说：“老流浪汉，你又开始做梦了啊！”





一件无法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：随着树叶的颜色逐渐变得斑斓，大熊开始感到疲惫，随着越来越多的落叶开始随风起舞，大熊越发觉得困倦。

“快下雪了！”大熊嘟囔着，“我实在困得不行了。”

每天早上，大熊都得要其他工人来叫，才能起床去工作。

他还经常不知不觉地趴在操作台上睡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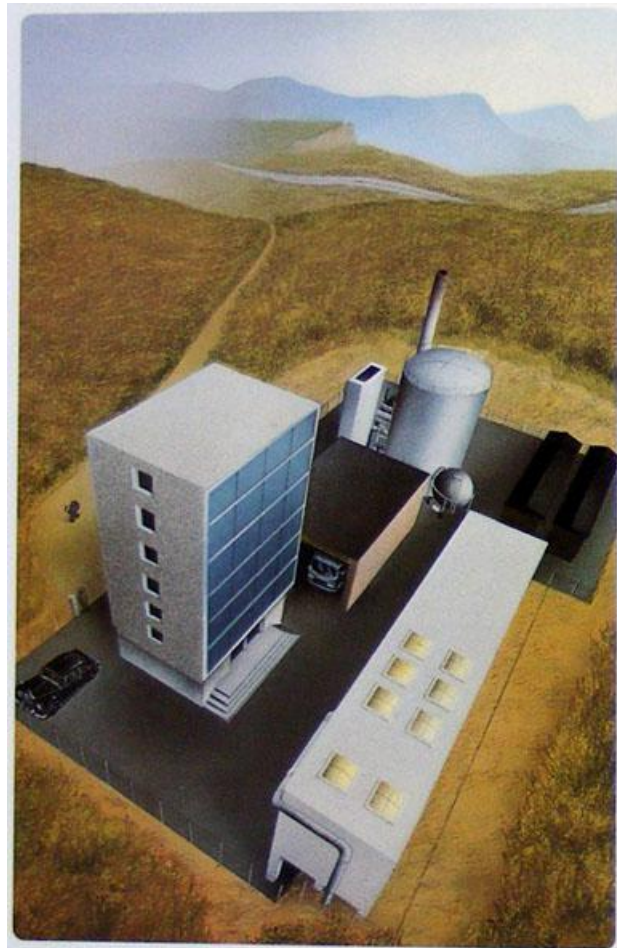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管理员气冲冲地朝大熊吼道：“你把整个工作搞得乱七八糟！像你这种大懒虫，我们不需要！快，去收拾东西！你被解雇了！”

大熊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，目瞪口呆地看着管理员。

“解雇？”大熊问道，“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谁都管不着，是吗？”“你最好马上离开！”管理员开始咆哮，“永远都不许回来！听懂了吗？”

没等管理员再张嘴，大熊就立刻取了行李上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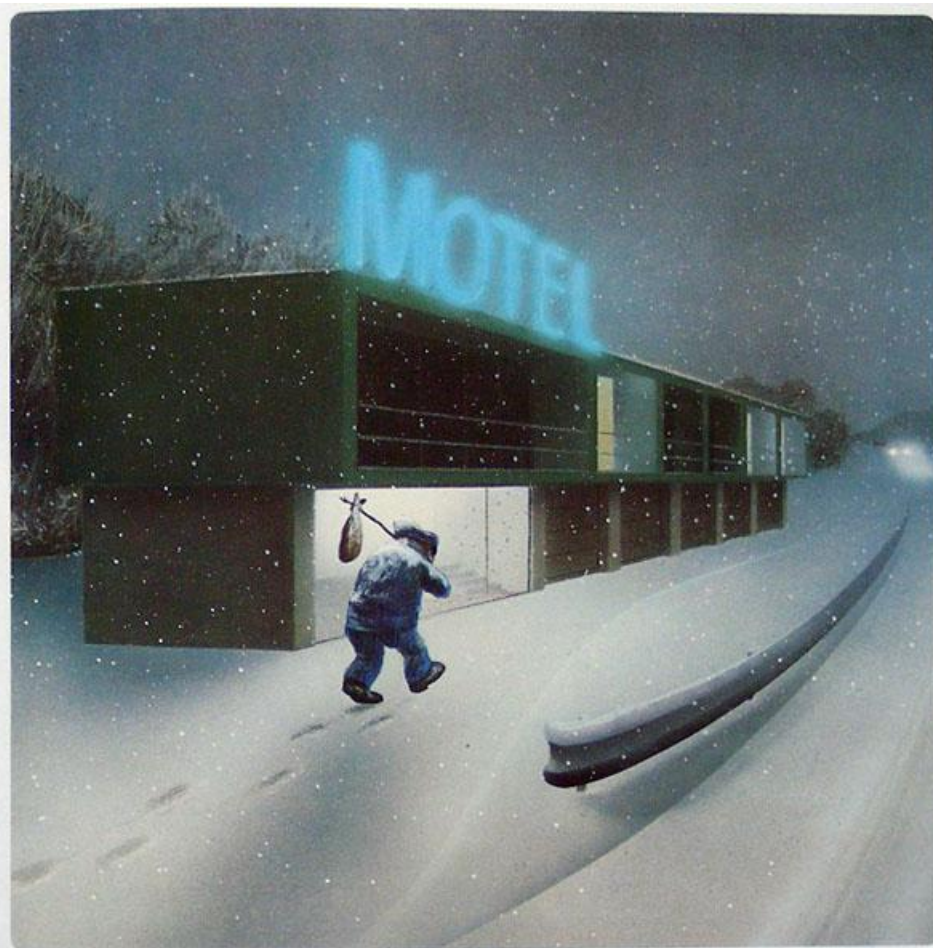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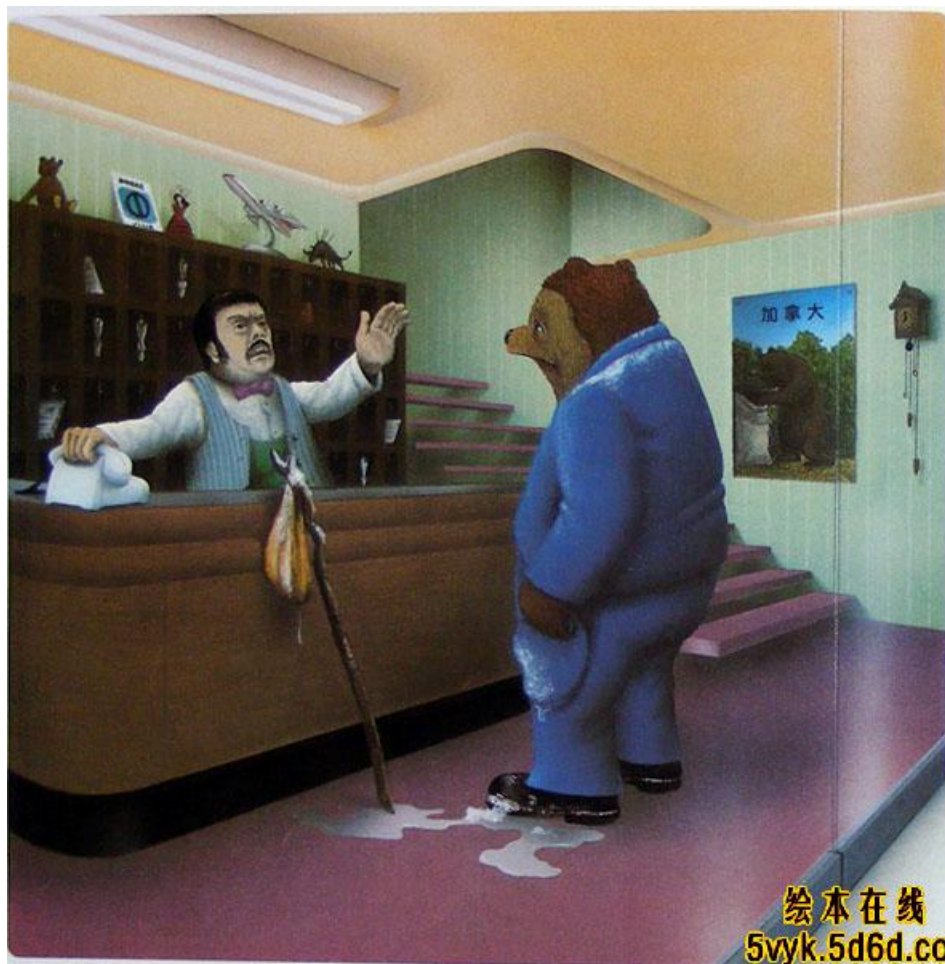


大熊沿着高速公路走了一天一夜，接着又是一整天。前方似乎看不到尽头，可是又没有其他路可以走。

大熊数着过往的车辆，可惜他在工厂时只学会数到五。慢慢地，雪越来越大，大熊也放弃了数数游戏。

冰天雪地里又湿又冷。黄昏来临时，大熊终于看到了一家旅馆。





旅馆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伙计，他本来没啥事可做，却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。他让大熊在一边等着，而不是像对其他客人那样，问大熊有什么需要。

“我很累，”大熊很有礼貌地说，“想要一个房间。”

“哼哼，一个房间！”伙计不屑地看着大熊，“我们没有空房给工人——更不要说是一只熊了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？”大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我说，我们不租房给工人，更别说是一只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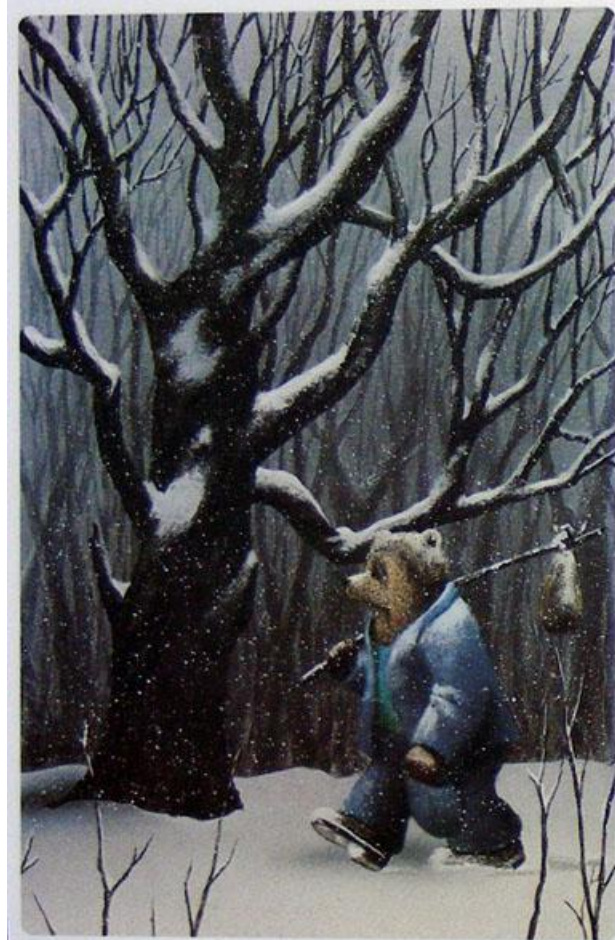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听到您说‘熊’。您是说，我有可能是一只熊？”

伙计的脸刷地变白了，他一把抓起电话。不过这个动作已经多余了。

大熊转身走出了旅馆。他踏着积雪，一步步地向森林走去。



免运费正版特价购买本书



大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，他走啊走啊，一直来到一个洞穴前。

“我得好好想一想。”大熊在洞口坐了下来。

“要不是这么累的话，我真应该好好想想该做什么。”大熊不住地打哈欠。

他就这么坐着，望着天空发呆，听着风在树木间呼呼地吹过。不知不觉，雪花盖满了他的全身。

“我肯定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”大熊想。

不过，究竟是什么呢？



